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八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彭 賓燕又

選輯

沈嗣選仁舉校

鄭端簡公文集

書

鄭 曉

答荆川唐銀臺

倭事

承長翰數百言，知江南賊情猖獗，近如退飲江東浙西，所在農耕如故，甚喜。及見克齋翁疏復云云，若公

泛海洋窺賊巢水路往來出入阻險豈敢謂異樣說
此言以漢報與荆川不甚相合

謊乎公初行時曾有拔本塞源之議何不及今明白

條上所謂視軍情者當如是若冒矢石督兵戰守似

總督提督事也門下處師中姑舍虎爲龍何如議者

又謂江南將領難得其人俞盧相繼斥去代者誰可

公雖不欲必置死地但一至法司則有律在難輟轉

矣度此賊皆華人借夷作惡秋去春來習以爲常今

秋且不去明春更可憂真倭獲而盡殺之亦不爲武

聞彼中皆謂交易來中國父母兄弟妻子寄書來喚

而不知其已爲倖鬼。其若干所獲真倭中量留數人。給與印信文移。令其歸島。徧諭彼中。勿從華人相誘入寇。送死。彼旣目擊。言必真切。當必信之。勾引奸氓。計自窮矣。其間委曲情狀。公略入數語。料足動人。夷亦人也。若專以調兵調財。驅殺爲事。恐不止于庚戌首尾十年。况土著不練。倉粟不儲。所養之兵。乘機爲盜。所浚之財。冒破無紀。直恐禍不在海島。而在蕭牆也。三十餘年道誼骨肉。不敢尋常。唯請由中迅筆。殊不倫次。

答吳初泉

漕糧

日者因海寇縱橫恐妨運道時危勢急不得已爲此臆說仰賴門下留神專官踏看長翰見諭且圖畫甚明不啻指掌非開誠布公協心體國何以得此感哉無地但慮浙漕可出太湖避浙西之賊然又必須取道平望則吳江姑蘇之賊尚可慮松漕再無別道必由嘉興嘉興今春賊凡五至蘇漕亦豈能越平望而出雪川乎故阻塞之途殆不止東填也某以六月十日具題豫處來年江南沿海漕糧欲于正月兌完浙

西江東七郡米石、三月前渡江、以防春風迅潮、賊至之禍、奉欽依行下、尚賴各該府縣相與共濟、不然亦豈能必其奉約束乎、某今日夕憂惶者不在倭寇、一則境內千里旱蝗、軍民困苦、一則糲白漕糧、二百五十萬石、皆由京口、弱質菲材、展轉思議、別無長策、柰何柰何、加之十年九牧、事多掣肘、三令五申、人無固志、卽使漢何唐晏、直此時亦未必其能展布也、况不肖如某者乎、

答南岷王都憲

昭陽召側

發泉具疏欲洩昭陽水

召佃履行而不果

三湖之議，某因昭陽佃後，恐奸豪垂涎，特疏申明禁例。時默翁在工曹，已曾覆允，不意復有此舉。吾丈所持，寔經國遠猷，况此祖宗典制，豈可紛更。某疏中止言漕事，不及尊疏更詳明博大，一謂此輩不乞荒曠地土，而必欲假湖塹，漸肆兼并，且避徭賦。一謂此湖不特蓄水以濟旱，亦且受水以洩潦，與其煦煦於東汶之奸豪，孰若不遺曹濮諸郡之沮洳。豈非識見有巨細，局度有廣狹，敬服敬服。虞坡翁雲中首疏，嘗云歷考兵部節年之覆議，廷臣累月之建白，其可行

者豈敢執泥以爲非，如不可行，亦不敢依違以爲是，竊自慚不能侃侃如是，今讀來疏亦然，堅貞端諒，真古大臣風節，敢不師資，國家事皆若此，必求其是，何異都俞吁咈，嗟不可多見矣。

與荆川唐都憲

倭事

前具啟復，時新命未下，鄙意欲公以視軍情爲名，條上久安長治方畧，總督提督事，姑且勿任，今奉簡命，定由師錫緣數十年來善類，皆云南倭北虜，非公不靖，今身任其事，專且重矣，不識果能如公謝疏中所

云者見之行事否。練鄉兵。江北易于江南。積軍餉。江南易于江北。賊之長技。利于江北。而不利于江南。總計則賊利于陸戰。而我利于水擊。先朝極嚴倭賊登岸之禁。良有以也。其最可憂。江北貧而悍者。利與賊合。江南富而豪者。利與賊通。與賊合者。利于搶掠。流害鄉曲。與賊通者。資糧漏師。奸詭百出。尤可畏也。今熒惑出入南斗。占者謂吳越間有兵火。不知占書有此說否。

答方湖王都憲

海禁

承教知內調衆口、外戡群盜、憂勞萬狀、任事之難如此、奈何、壬子歲、黃巖之變、生時寓金陵、嘗言此賊皆豪族巨室爲之耳、日費糧漏師、肆無忌憚、以至此極、非請劍行誅、必無平定之日、乃今流言飾謗、迷執不改、非至滅門慘禍不止、所論三事、第一事最難處、海禁豈可明開、蓋彼中所欲寬假者、皆奸豪強橫之家、此言所請之朱、即都、海、禁、也。而軍門所欲寬假者在貧細愚弱之衆、宜其法雖良而不以爲恩、害已深而猶以爲利也、第二事易處、在

吏部一轉移間耳、第三事設總兵、蓋與設縣治相表

裏。思意縣治設于月港。總兵亦宜駐月港。俟內賊漸
歸。外寇漸息。卽將浙廣市舶并而爲一。移置月港。修
復先朝故事。嘗聞洪武初一市舶司設于太倉黃渡。
至今稱爲六國馬頭。後乃慮其切近南京。分而爲三。
移之于浙于閩于廣。六國亦分隸三司。今可考而行
也。洪武末樂時。因倭奴不靖。海上人相勾爲盜。嘗遣
高僧諭日本。又遣都御史俞公士吉等。三十餘年而
後已。今不考之故實。而輒求近效。加以衣冠士夫上
下遊說比之。國初更難展布。朝議倚賴明公甚重。

幸熱思而決行之、不但八閩蒙福、浙水東西、長江南北、皆有息肩之望矣、

與彭草亭都憲

禦倭

皇明祖訓曰、正東偏北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所謂日本、卽古倭奴國、東西南北相距萬里、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其附庸國百餘、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者至一二萬、皆倭種也、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洪武二年、倭寇

山東並海郡縣，又寇崇明，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又寇膠州，是年遣使賜詔諭日本，無擾我海上，三年遣茅州府同知趙秩詔諭其王良懷勿侵擾我海上，五年寇海監濼蒲，又寇福州溫州，是年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六年以于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是年寇登萊，七年寇膠州，自是東南被倭寇者，殆無虛歲，十三年，又遣使詔諭，十四年，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却其貢，諸僧皆安置。

川陝番寺十九年 上諭信國公曰日本小夷屢擾
東海上卿雖老強爲 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賊信
國公乃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
戍兵三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
德興採軍福興漳泉戍並海衛所防倭凡築城十六
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嵩巡視兩浙防
倭三月 勅都督楊文尋又 勅魏國公徐輝祖安
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倭末樂初源義嗣爲王
時時掠我海上十五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令還

所掠海上人。明年源義遣使謝罪。自後朝貢不絕。間

此中國人通倭之始事。

亦掠海上。至正德中華人通倭而閩浙大官豪傑寔

爲禍首。聖祖時倭寇如此其棘。使諭如此其數。築

城如此其多。遣將如此其衆。又皆公侯都督重臣。今

安可以易視。宜奏請考求洪武末樂故事。不必專使

入寇非國正意也故欲

只寫勅遣官付之朝鮮。令其傳諭日本切責之。絕其

請封却其貢使彼不仗天威不能服其小種自不得

不收歛矣。中國近年寵賂公行。官邪政亂。小民迫于

貪黷。苦于役賦。困于饑寒。相率入海爲盜。蓋不獨潮

惠漳泉寧紹徽歙奸商而已。克徒逸賊罷吏黥僧及
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從之。爲鄉道。爲
奸細。急宜奏請善行招撫于先。其有各大賊。如汪忤
瘋徐必欺。毛醜瘋。魏純。楊淮。顧文明等。亦宜奏請。許
令自相擒斬來歸。一體宥罪。或卽令各賊親屬贖牌
直至賊巢論之。如兩月內不報。定行族誅沒產。若中
國外夷人在賊中者。並許擒斬來歸。宥罪重賞。此二
策似迂遠。恐必須行之。若今最急者。七年之病。必求
三年之艾。及早圖之。尤有可望。日復一日。且莫慮今

秋其如明春何。海上至安慶。波濤千里。無一戰將。倉卒之際。不過郡縣二三健隸耳。各衛官軍不識戰陣。所驅與賊相搏者。皆田野農夫市井遊手。即使孫吳復生。一旦委以此責。恐非旬朔可取勝。急宜禱求將才。令其練兵。選弩箭鉛銃等各長技。每十人教百人。一月之後。百人可教千人。別項利器教習。惟人所便。但取勇敢不必人多。多而怯懦。損國威。增賊勢。駭人情。非細故也。神機營人不可輕借。顧募之何如。驅賊于陸。必須步兵。賊至入舟。必須用沙船人截殺。百計

募人火攻之方。至于郡邑之吏。平日貪酷。比賊將至。乘機害民。巧索橫斂。雖寺鐘銅佛。收毀鑄錢者。一切乾沒。他可類推。賊纔近境。懷印而走。此不用法嚴究。遂成大業至正之禍。賊退之後。卽安安戢。被賊地方。明示奏聞于朝。一切賦役蠲除之意。不然。今冬內郡盜又起。不暇爲明春防倭計也。蓋今日倭寇正與洪武時同。惟淮揚登萊尚遲未至。洪武初承胡元諸吏貪殘之後。國家新建。海防未備。固宜有之。今何時也。更有甚焉。其故何如。

答雷古和

御倭

邇者中國狡賊通倭，劫掠海上。溫台寧紹杭嘉蘇揚淮十郡，皆被其害。而上海太倉嘉定及敝縣爲甚。賊五至敝縣，其盡室圍城中，女婦且投井者數矣。思質公及俞叅戎搗巢，不爲無見。不咎通番大家豪族，齋糧漏師之罪，而乃云云可乎。况羣盜盤據海洋，切近寧紹，謀爲不軌，已非一日。搗巢則禍速而小，否則禍遲而大。其嘗聞洪武二十年以前，倭夷侵我海上，無虛歲。蓋方氏據溫台處，張氏據寧紹杭嘉蘇松。

氏滅而其餘黨入海。勾引諸倭。故其爲害。直至二十
年後。壯者已老。老者已死。方得少息。是時浙中東甌
王築城。魏國公輝祖安陸侯傑練兵。都督于顯出海
巡哨。都督劉德裔。嵩楊文往來巡捕。蓋大將七人。又
數數遣使。詔諭日本。今日之事。亦由中國豪族奸
裔敗吏。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爲之禍
首。而小民苦于貪酷。困于徭賦。迫于饑寒者。一聞倭
至。又樂從之。故其勢益猖獗。計擒內賊。揀選良吏。此
爲第一要務。擇將練兵。乃次之。其有名賊首家屬安

住中土。莫敢誰何。亦宜有以處之。數萬生靈。受其殺戮。汚辱。而彼之家屬。竟若無預者。此不知何說也。杭嘉松蘇賦稅。當天下十五。今貧者流亡。富者遷徙。田野荒蕪。城郭蕭條。明公通今之學。冠當世。一述洪武末樂遣將遣使諸已行典故。密密幹旋。豈惟海上萬民之幸。

復聶雙江

禦倭

七八日前。半州公檄至。某才本凡庸。卽乞移文且止。山東兵本省操練。明年正二月。審度賊勢。待報啟行。

庶于民情軍務兩便不然恐今秋兵至而賊已去。明
春賊至而師又老爾。且其撫屬比之江南賊不足深
憂而地方困苦爲可憂江南調兵募兵。凡安家行糧
等項俱令有司驛遞支給。其何能堪。再加以山東兵
從沛至揚。驛擾何可言。外寇未必能平。內盜因而竊
發。此腹心之患也。曾具啟奉聞。若浙西蘇松江北三
處各得精兵三千。分守信地。賊必不能爲患。伏惟明
公朝野倚恃。腹心于城。但今日之事。有可一言而決
者。累千百言而未決。有可一時而定者。經年而未定。

雙江公時爲江兵

所恃以指揮發縱者。有我翁在也。又尊翰欲問荆川

兄隆中之術。某竊念孔明出師表中。亦云此皆數十

年內糾合四方之精銳。則今烏合不練之兵。恐孔明

知其不能成功也

漢京議論每下與荆川益

臨之亦未得如意。孔明是時祁山六出。亦自謂成敗

利鈍不能逆觀。人才不甚相遠。但擇其忠實不欺。可

倚任者。副之幹辦。而又寬其約束。假之歲月。方可不

然日復一日。所可憂者。未在此倭奴也。

序

壯遊錄序

邊關

余官職方時，輯九邊志，既檄取圖說于帥府，率具文書塞歲，故牴牾不相應。惟漁陽雲中二鎮有端緒，時馬都督未守漁陽，桂將軍勇守雲中。二人皆名將，故其言不謬。幽并六關，去京師不遠，東西關歲有巡臺報政，而寮友劉竹門又蒲坂人，綜理世務甚閑熟，故六關之志易就。惟關中表裏四鎮，最多虜患，卒無可擬爲書者。制府楊公適遣張子淮奏記京師，張子者余鄉先生太僕卿時敏子也。余問之關中事，對曰：淮入關，徘徊于咸陽者兩月，尋過固原度金城逾河抵

甘涼。旋師東入臨洮。屯兵皋蘭山。山下平曠。可容十餘萬人。北援朔方。又塞。又東往來于延慶間。南至涇原岐陽。至于興元。耕牧戰守。利害輿革之室。更僕不能數。惟河西之戍。本以隔羗胡。今羗胡糾而撓我。玉門陽關且弗諭。嘉峪以東。能無慮乎。議者方欲棄哈密。哈密棄。土魯番能遂飽其欲。無挿旗甘州城之志乎。土魯番即不來。亦不刺瓦刺善野戰。南北相犄角。土魯番黠而能攻城。河西未可知也。河西危而隴右震盪。關中得安。枕乎。漢元朔置郡時。史稱涼州畜產

爲天下饒。穀糴常賤。今大異于昔矣。白金城循塞而東。朔方乃在河外。西北雖倚賀蘭山。而東南清水與武花馬池。三營無阻。固可恃。三營與靈州相倚附。不能守。則朔方益危。而環慶孤矣。關中外三鎮。榆林多戰士。東援河東。西援朔方。遊兵亦時時四出。應虜。而貧苦特甚。何以賑卹。河套之役大矣。唐時我據之以拒虜。虜今顧爲巢穴以困我。我失外險。遂不能與雲中相首尾。三冬沍寒。虜入套。困關中。春凍解。卽擾雲中上谷。能不罷于奔命乎。朝廷馭將帥。將帥馭士

卒指臂之形。一呼萬應。而羣聲相扇。都臺再受禍矣。制使開府固原。轄四鎮文武吏士。專方面者近百人。西警駐金城。東警不駐北地。則上郡千里稟令。戎機呼吸間耳。關中大河遶三面。終南諸山若拱若抱。物產稱天府。比歲不登。至厯。聖天子軫念。雖出內銜。而饑者弗療。欲詣糴太原。太原且不給。欲南取諸葛。故道轉川。粟猶陝也。江湖稔矣。逆流千里。水陸相閼。非旦夕所能濟。無已發京儲。西出井陘。不數日而輓卒。輓畜食且盡。又焉能相及也。茲皆將請于職方。其

何術以待之。淡泉子曰。嗟乎。壯哉。張子。丈夫有志。四方者。夫非才無以濟世。非權無以用才。盛宋君臣。可謂千載一時。而四路經畧。迄無成功者。議論多而政柄不相攝耳。苟若此。九邊志雖吾不作。可也。陸敬輿論邊事六弊曰。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信乎談兵之難矣。逾年。張子持關西壯遊錄。索叙于余。因次序其語而歸之。

雜著

土官志

土官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官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壻與妻皆襲，未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三月，上西宮徽號，始許土官繳呈勘，奏與冠裳，於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償釐革，至正德旋復隳廢。嘉靖九年，今皇帝斟酌情理，曲爲

條約稍復 祖宗之舊今攷府州縣正貳幕屬巡檢
驛傳凡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按討安撫長官
凡一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
所隸或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繼機權攸寓細大相
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
已甚聰明自用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 國
初元孽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禕秉義捐軀傳
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戡惠戢梅思祖張統繼膺藩
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慄悍不得已因俗爲

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未寧鎮沅孟良景東最
強獷鎮南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濟
爲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窺竊尋靖蓋自麓川虛耗
中土孟養曲徇奸夷正統迄今益復反復况投宦非
人利法好貨湖南滇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建
昌川陸遠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國初
霑翠宋欽歸附仍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
川湖雲南未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成威懷有方
稍稱馴順顧其壤地聯絡衝胸掣肘自泗城北窺未

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讒構亂喜
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
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
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峒嶮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強
雄脇諸司自宋迄今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

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慘于劇盜官司莫敢誰
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臬僉事汪濬統馭嚴
飭頗稱戢歛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末寶之憂豈
直苗夷也廣西當嶺角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

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可
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
山。出沒剽奪。田寧梧藤諸屠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
北六峒爲孽。則北連武崗。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
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寇竊無虛日矣。至今江
右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再叛。思田更强。姚
○二○許○書○撫○勦○事○宜○信○于○難○情○上○策○也
鎮勦則聚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畧
爾。四川山包劍棧。水鎖瞿硠。襟帶擁束。足稱天險。惟
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族。欲其馴順。是在調攝。

龍州爲松番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顧其內黨日堅。數啟隙亂。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我。叙瀘之間。宜有機權。携其醜類。若在礪門。遠引諸番。藩州旁通。西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

論曰。明興平定四海。凡夷獠蠻獠之地。西起巴東。牂牁。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踰百粵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恃深箐。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和健。乍叛乍歸。苟功率過濫。附懷失策。雄圖自縮。狡窟益深矣。况地廣官高。

擅利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憂釀禍。茂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要荒。周官蕃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滄絕嶺。與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閭閻陷于緩人。曲防窘于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思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蓄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於是侵譬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網頽。夷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疆理。則隣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覈

聞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備于節帥。修文德于廟堂。猶亂之憂。斯其鮮矣。

書六關圖後

六關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雁門巨南北。太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閔狄藩華。時用大矣。夫重險由乎天造。掌固存乎人謀。自古在昔。隆壞多矣。得道乎哉。失道乎哉。

書直隸三關圖後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爲

榆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皆平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固。真天險哉。

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複障。扼爲居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距四海冶。潮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忽諸。

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卽札八兒導元兵趨南口者。今以供薪炭。荐伐條枚。林木日疎薄。樹渠藩塞。豈無謂耶。

紫荆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保塞。澶淵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峻天陵爲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鉅鹿邢洛。遂入齊魯。已已之難虜有謀奪。紫荆窺臨清者。不有節庵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哉。

書山西三關圖後

雁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雁門當其衝矣。幽燕之兵出紫荆。縈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拂

其右虜可邀也。昔李牧守雁門。誘匈奴入。張左右翼

○見○者○大○

擊之大捷。

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豬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老營遊兵方百里赴援。難矣。

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

鴈門三關之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畧大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

書遼東鎮圖後

遼東西

遼東青分營州遼西冀分幽州

渤海之外一都會也西南起

山海歷醫無間長白諸山東南走海上海薄蓋金以

西接盧龍可渡登萊泛吳淝

金州旅順口海運陸路蓋州梁房口滬舟入遼

地饒魚鹽穀馬馬給吏士或市之葆塞奚夷彼逐挾

以邀我亦以官市縻之而奸關出入亦不能盡禁寧

遠東西兩屯頗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營

之利率仰給轉粟與遼陽隔河河兩濱防虜遼陽以

北益聚兵食益窳開原三城

中固泚河

三面受敵六堡雖

復。二虜輒巢清陽鎮夷間。聚而謀我。我失魚樵之利。

又累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

松花黑龍

否則繫之耕織日

夜無休時。西馬市廢。蒲河懿路殘破不可言。撫順通

百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難於斥望。瀋陽雖有

關。

上榆林

虜馳牧外險內夷不能援。鳳凰壁戟東垂鴉

鵲鎖鑰西境。並海四州。恃劉廣寧之捷。無海寇。然遼

水南注海隘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書薊州鎮圖後

薊州諸山關無慮數百。西接居庸。北折而東。南抵海

上。盡漁陽盧龍塞。皆其管內。解泛登萊。陸走趙魏。有
肘奚達。襟帶原澤。馮翊京師。號稱雄鎮。又地壤深厚。
樹畜魚鹽。黍稷之利。甲于圻內。天壽山七陵在焉。余
嘗謁長陵。登山北望。邊關甚近也。巳巳之變。祠官不
能至。平昌陵衛吏卒如僑寓。增埤繕障。于斯爲急。喜
峰稍深峻。山海肩鑰。遼東西燕河太平塞馬蘭峪密
雲四營。聲勢相援。虜卽入。中兩營當其衝。燕河密雲
相犄角。遵化三屯。建昌固其內防。永平梁城間無虜
患。亦無海寇。薊州轉布粟。遼洋猶海運也。興營諸衛

初隸北平行都司列守大寧。大寧在諸間山外西北
接宣府。京北抵遼陽千里。山盤水厓。可廬而居。旣挈
其地。界山戎。我遂失外險。山戎故保寨。北結婚。大種。
關我東鄙。慎哉慎哉。

雖以恢復而邀實

二備時與大處結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九

徐學遠關公 陳子龍卧子

華亭

選輯

宋徵憲尚木 徐鳳彩聖岐

張安茂子美參閱

嚴嵩南宮奏議

嚴嵩

明堂秋享大禮議

明堂秋享

該直隸揚州府通州同知致仕豐坊奏爲獻愚議復
古禮以隆 聖孝革夷教以尊 朝廷事奉 旨會
議臣等議得豐坊奏其一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

大于配天，誠建明堂而加尊。皇考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則所謂復古禮以隆。聖孝也，臣等竊聞自昔義農肇祀上帝，或爲合宮，或爲明堂，嗣是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作爲明堂之制，祝般夏加詳焉。蓋古者聖王以爲人君天之宗子，其事天也，亦如子之事父，義尊而情親，故制爲一歲四享祀之禮，有冬至圜丘禮，有孟春祈穀禮，有孟夏雩壇禮，有季秋明堂禮，皆所以尊之也。明堂帝而享之，又以親之也。先儒曰：天卽帝也，郊而曰

天以后稷配焉，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以文王配焉，以親文王也。此周事然也。仰惟我皇上以元聖受命，考禮憲經，頃歲以未建園丘及祈穀禮，建崇雩壇，諸凡彝典，煥乎大備。而冬至之祀，奉我太祖高皇帝配天于園丘，允合于周之后稷配祭于郊之典矣。而明堂秋享之禮，先年側聞。皇上下諭二三輔臣，固嘗講求于斯。淵衷切法，至誠默定，已非一日矣。茲者恭承明詔，集議于廷，則研考禮文，宣敷德意，以仰贊我皇上誠孝之勤，固臣等之職也。敢不罄

竭愚慮爲

陛下陳之夫明堂之禮經見未詳秦漢

以下諸儒所傳議論不一月令明堂中央大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周書叙曰明堂前有應門大戴禮曰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戸八牖三十六戸七十二牖陳氏禮書又曰明堂五室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應門明堂位疏又曰四室十二堂宋儒朱熹又謂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此其所論之制不同如此鄭康成疏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牕四闈布政之宮又

曰明堂路寢異實同制據其所言固是王者之常居耳而淳于登曰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丙巳之地韓嬰詩說在南方七里之郊又曰明堂外水曰辟雍此其所建之地不同如此大抵皆取詩書散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牽合附會靡所的據蓋聖遠籍亡失之久矣夫善制禮者不必相襲今考之儒先之論彼此異詞參之近代之規先後殊制臣等因此反覆思惟今日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但明堂之制古法難尋詎能修復要在不膠故常不泥陳迹師先

王之意自爲令制此惟 皇上睿思淵識斷而行之

所貴昭復古典宣揭孝誠斯可以垂之萬世矣魏

徵曰聖人有作義重隨時事資通變自我而作何必

師古顏師古曰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鄭氏

臆說淳于詖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但當作皇代之

明堂貽永範于來葉蓋古名臣之論皆然夫事必泥

古則違時措之宜役必繁興似戾舉羸之義臣等愚

見切惟明堂圍丘皆所以事天也今 大祀殿在圍

丘之北禁城東南正應古之方位穹窿闕血允稱嚴

祀合無今明堂秋享之禮卽以大祀殿行之則不煩
改作用工少而禮成不難矣伏乞 聖明裁定臣等

又議得明堂配侑之禮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其
在我將之詩可見也詩傳以爲物成形于帝猶人成
形于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
之時也漢孝武明堂之享以景帝配孝章以光武配

唐中宗時以高宗配明皇時以睿宗配永泰時以肅

此張宗之源本也

宗配宋真宗時以太宗配仁宗時以真宗配英宗時

以仁宗配皆世世遞配此主于親親也宋臣錢公輔

曰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于是既推周公之心爲嚴父又推成王之心爲嚴祖于是司馬光孫抃諸臣執論于朝程朱大賢倡議于下此主于祖宗之功德也我國家復古明堂大享之制其所當配之帝亦唯二論而已若以功德論太宗文皇帝再造家邦功符太祖當配以太宗也若以親論則獻皇帝陛下之所自出也一體而分之親也篤生聖人以興萬

世太平之治、陛下之功德卽皇考之功德當配
以皇考也仰惟皇上聖學淵微志復三代惟是
明堂大祭配帝重典所當慎重必使允合經文足以
垂範宇宙則天下之幸也伏乞聖明裁擇臣等又
議得人君之位天位也以天位相承謂之統殷人稱
宗周人稱王繼續之嚴不容或紊此聖人制禮至正
不易之道也仰惟我皇上純誠至孝往歲于我

皇考獻皇帝廟號再三更定務求至當查得嘉靖十
五年九月內節奉聖諭朕聞人子欲報其親匪但

但取諸尊崇是身不能顯其親雖崇而過之不足云也先議以皇考廟比世室之義而卽名世廟朕今反覆思之推尊太宗世祭不遷是矣恐皇考亦欲推讓太宗者聖諭又曰皇考廟名如題曰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以見推尊之意大哉皇言也真體親之孝也尊親之誠也大公無我之心也臣下方仰頌休德之不暇則今日稱宗之禮必有不安于

此言不是心以止稱宗適所以見後未入廟

張本矣

聖心者矣夫既已稱宗則未有帝宗而不躋祔于太廟之內者也竊恐我皇考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

者矣。且孝經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宗之言尊也。非祖宗之宗也。王肅已嘗駁鄭玄誤疏之非矣。而今豈可謬引以爲證乎。臣等仰思 聖訓遠揆舊章稱宗之說不敢妄議以負 陛下伏乞 聖明裁之。臣等又看得豐坊奏其二曰。今天下司府州縣衛所等衙門。凡遇 慶賀之節。皆于佛寺習儀而列 萬歲牌位于佛像之間。甚爲褻瀆。若依古禮。令天下皆建明堂以行 慶賀之禮。方合尊無二上之儀。則所謂革夷教以尊 朝廷也。臣等議得古之王者巡狩。設有

明堂以爲朝諸侯之所。然在四嶽。未有隨地而並建。

者。卽如趙岐孟子註以爲泰山之下。存有遺址。夫秦

此段本釋堯舜之圖。易立說。

山方嶽也。則明堂非方嶽不建。可知矣。今巡狩不行。

建之無謂。夫明堂王者之重制也。闕麗尊大之居也。

制弗備。則弗稱。卽以朝廷重制。而遍立于四方。與

衙館驛傳等類。使人狎視而褻玩之。豈得爲聖朝

之令典乎。且天下郡縣。地方不皆殷庶也。廣粵之鄉。

人境稀寂。屋不瓦覆。府縣廳治。茅茨以居。亦有解宇。

絕無者。選去官員。寄宿民舍。茲欲槩令修治。廣勞力。

役興造事端無補崇嚴適增煩擾非深長思也臣等
又議得慶賀習儀乃漢綿蕞之遺意也漢興叔孫通
始演朝儀置絕表位率諸生于野外肆之今各處習
儀多于寺觀亦取其位設寬敞可以容衆肅儀耳故
每遇 聖節及元旦冬至先期二日有司備龍亭儀
仗官屬導引迎至其地安設中庭各官于丹墀拜舞
行禮至正節日則于本衙門公廳裝設黃幄龍幔香
案告天祝讚禮畢撤之視事如舊蓋人君之尊如天
卽如設位告天立牌展祀祭畢則撤同一理也方國

下邑止宜權設幔幄豈可輕擬明堂今南京拜牌則于禮部各處宗室拜牌則于本府郡縣有司拜牌則于公廳禮制已定只合如舊茲欲各建區宇比同朝制稱係明堂臣等未見其可也若夫各寺宮觀俱設有萬歲龍牌乃其徒衆自爲供奉祝釐非爲習儀也但沙門夷寺襲用非宜合無今後各處習儀照兩京朝天宮事例俱赴舊有宮觀去處演習行禮或便近佛寺從宜改飾門廡撤去夷像恭設龍牌嚴戒扁鑰毋使瀆雜則禮儀整肅而事體亦不至紛更矣伏

乞 聖明裁定。

獻皇帝稱宗大禮議

獻皇帝稱宗

臣等會議得竊聞有冠世非常之德者宜享冠世非常之稱自古君天下者其所稱號曰皇曰帝曰王其廟號則曰祖曰宗是皆至尊之殊號帝者之崇名也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殷人祔廟稱帝不槩稱宗然商書彤日稱高宗周公無逸稱中宗高宗說者謂殷有三宗祖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也至周有諡稱王漢稱三宗孝文爲太宗孝武爲世

宗孝宣爲中宗其餘皆稱帝自唐以後則皆稱宗誠如聖諭所謂近代皆若是者仰惟我皇上受命統天稽古崇制頃者釐正祀典恭建列聖羣廟特建皇考獻皇帝廟偉制隆儀煥乎大備矣顧以秋享宗稱猶爲闕典側聞皇上前此與密勿大臣屢發德音形于召問仰見皇上至孝惓惓永懷顧復之恩思罄推崇之典誠欲舉百王之曠禮垂億代之鴻名者也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此我皇上之謂也臣等仰奉明旨敢

不思所以對揚休命乎。但議禮之家名爲聚訟，意見各殊，人情不免。臣等博考羣籍，廣集衆思，連日反覆思惟，始得其端，頗祛其惑，請遂爲 陛下陳之。夫明堂秋享，嚴父配天，此孝經孔子之言。千百世莫之有易者矣。而其後則宋儒程頤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猶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成物之時也。朱熹則引此言入于我將之詩註內，此又後學相守以爲確論者也。今議者乃引朱熹語錄所記破

易前說謂明堂之配不專于父，借使熹果以配父爲非，則註詩不當復引程頤之論矣。今不以此爲據，而信門人記錄之言，安知所錄之無謬誤哉。聖諭有曰：明堂秋享大典，當以嚴父配帝之文爲正。茲禮自朕舉，宜皇考配上帝，聖明卓見，已出尋常萬萬。臣等無容再論，惟是稱宗之議，臣等謹按禮曰：祖有功，宗有德，考之釋名，祖始也，宗尊也。漢書註曰：祖之稱始，始受命也，宗之稱尊，有德可尊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王肅註曰：周公于文王尊而祀之也。此

宗尊之說也。古者天子七廟。劉歆曰：七者正法。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朱子亦以歆之說爲是。陳氏禮書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此宗無數之說，禮以義起者也。臣等仰思 聖訓 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爲過情，誠深有見于斯義者矣。恭惟我

皇考獻皇帝，昨壤錫封，位于藩服，繫天下適駿之望。與文王居西伯之位，而西土怙冒者同。躬修德讓，行通神明，篤生聖人，光承天序。與文王昭受上帝生武

王而克集大命者同。昔程頤論宋僖祖當配天，或難其無功業。程頤曰：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此。人安得爲無功業，以此推之。我皇上今日中興禮樂，制作之功業，皆皇考之功業也。又與宋程頤論僖祖之意

同。故今日宗祀之典，援摭古義，推緣人情，我皇考

獻皇帝至德昭聞，密佑寧昊，則尊之匪過乎。崇而宗

詞以合時片。

此爲慶之說之

以其德可也。且慶祥所啟，自皇上而下，聖子神孫

傳受無疆，皆皇考一人所衍布。則別之匪疑乎。專

而宗以其世可也。仰惟皇上以聖人之大孝，議天

下之大禮，推武王周公宗祀之意，師孔子之訓，下采有宋大儒諸說，明宗尊之義，臣等蝨測管窺之見，何能少裨萬一伏乞奏言、遵祀或問、會議奉行聖明裁定施行。

遵照 御製或問 獻皇帝祔廟 文皇帝稱

祖議 獻皇帝祔廟文皇帝稱祖

臣等會議得仰惟 皇上以明堂宗廟典禮重大，頃月以來，三詔廷議，而又特屢睿思，親御宸翰，法 皇祖嘗假臣下作對奏之意，作爲或問，以示臣民，臣等仰誦俯思， 聖神之兄，度越千古，誠孝之念，發自天

衷非臣下愚謏膚陋所能測識萬一者也。夫明堂周公相武王所制之禮也。聖諭曰必稱武王爲正誠至論也。周家之禮自武王而行。奉以文王配。今日之禮自皇上而舉。奉以皇考獻皇帝配。此合孝經嚴父之文。宋儒季秋成物之義。隆以宗稱萬世一定不可易也。今議者將欲奉太宗配。聖諭曰太宗本遠祖。以父近之。親尊之。是非人道之正。降祖爲親我皇上一言而明矣。臣等前議僉同。奉有明旨。無容再議。若夫加宗皇考只是箇崇上之義。誠有

如 聖諭者 聖諭曰必稱宗必祔廟親盡必祧則
可以成一代宗廟之禮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全之禮
乎臣等愚昧始者不能推原 聖主崇孝之心而獨
守拘儒章句之說又見 皇考已隆專廟之享而因
憚升祔親盡之祧是以祔廟之議委不能無疑于心
茲者伏讀 聖諭有曰我 皇考雖未卽生存之位
今日亦有如生之義 祖宗列聖權聚一堂獨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時義不順此真 皇上至孝至
痛之所形見而不能自己者也臣等自非木石寧不

感動，但祔廟之文，考之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故殷雖四君爲一世而同廟，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其後晉之廟，則有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則有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詔議太廟典禮，周學士宋湜等議，而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後禘禘圖則又太祖太宗同居昭位，此皆古事之可據者。今惟於居武宗之上，故以昭穆同世皇考于孝宗同氣之親，同爲一世者也。臣等管見竊謂宜奉皇考祔於孝宗之廟，伏乞聖明裁之。祭義曰：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示有終也。

故宗廟之禮雖孝子慈孫之心無窮、而世遠親盡必
祧禮制有不容違越者、聖諭曰奉祧何害、非大孝
至公不能與于此也、夫四親之廟、在禰尤爲獨親、我
太祖高皇帝卽位之初、首立四親廟、仁祖淳皇帝
雖起布衣、必享天子之祀、今皇考顧獨闕焉、宜
聖心有所不安者矣、聖諭又曰、我太宗當皇
祖初定之中、又置建文所壞復興起之、便是再創一
般稱號、太宗未免無異于列聖、當以祖字別之、
庶見其宜也、臣等切惟古禮宗無定數、惟非有功者

不得而祖之。漢人稱祖者二。高帝稱高祖。其後光武廟號世祖。說者謂光武再造炎劉。功業鉅故無二祖之嫌。我文皇帝定鼎持危。再造鴻業。功莫大焉。樂以宗稱。于義誠若未盡。尊稱焉祖。聖見允宜。臣等仰遵休命。恭候宸斷。勅下施行。

慶都縣堯母陵祀覆議

堯母陵祀

臣等謹按史帝譽高辛氏娶陳鋒氏女生放勳是帝

堯之母卽帝譽妃也。皇覽曰帝譽塚在東郡漢陽頓

實祭名山。大山川。唯、祇、淵、少、如、爲、直、隸、巡、方、故、及、之、廟。

丘城南臺陰野中卽今大名府滑縣東北七十里其

御史以建言、命首、校、官、左、可、直、禁、翰、林、院、檢、討
如爲慶都陵在今保定府慶都縣誌載謂堯始受封

之地堯母塋焉則慶都陵爲帝嚳之妃帝堯之母厥

跡甚明昨者我皇上祇謁顯陵南巡楚服所過

秩祀帝王忠烈祠墓先該本部咨行北直隸等處巡

撫官轉行所屬有司查該本境古帝王忠烈祠墓應

秩祀者今其實封開報前來以憑題請而沿途有司

漫弗之省今御史謝少南乃能蒐訪輿圖表揚聖跡

于聖上省方盛典不無有助况我大聖人至孝

至德媲美唐堯因而推崇往聖之母永光錫類之休

亦千百載間一盛事也。伏望特製宸章，遣官致祭，以備巡幸，秩祀之典，其修建祠墓，合候命下施行。

郭英配享議

郭英配享

臣等切惟古之聖王禮臣，莫重于崇德報功之典。崇報莫大于登堂配享之制。考之書，予享先王兩祖，其從考之禮曰：凡有功者，祭于大烝。考之漢制及魏高堂隆、晉任茂、梁何佟之議，與夫唐貞觀禮長興、咸平等詔，則是典也。三代以下，靡不繇之矣。至觀配魏太祖者，惟荀攸、程昱、鍾繇三臣配。唐太宗者，惟房玄齡

杜如晦高士庶屈突通魏徵長孫無忌李靖七臣配
宋太祖者惟趙普曹彬二臣則代雖不廢然亦不敢
濫又可見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汛掃
胡元起義之初豪傑羣起而攀附而其出奇制勝斬
將搴旗摧城拔邑翊成大業者亦不可以什百數矣
迨夫混一定鼎之後親定其功可配食塑像者止于
中山王徐達等數臣此非有所靳也蓋惟簡德明勲
以勸嗣臣之大典不得輕焉故也至于太宗之世
見聞甚邇其功烈小大孰得而誣之昔宋孝宗時太

常少卿林栗欲增配享其尚書汪應辰言先朝所圖
共政之臣未有能勝其任者若應故事姑令備數上
非所以尊宗廟下非所以勸有功既無可配乞更罷
之而徐璉亦曰累朝佐命配享功臣不十餘人是皆
擇精取嚴足稱大典求爲可萬世法不但可施于一
時而已謹按開國功臣錄及誌傳所紀郭英當年十
八卽從起義甚見親信每令直宿帳中旣而從克徐
泗滁和寧國等郡上嘗以郭四呼之及親征僞漢
及敗賊禁江及支諒斃于流矢人咸以爲英功及從

流矢所中不必土名故下語如此

攻友諒于彼驍將忽馳入帳下。上遽呼英，乃持鎗躍馬一呼賊殞。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嗣而從征襄陽，從征元都，從征太原，從征西夏，從征雲南，從討納哈，皆立奇功，迹其功代似非常。一校之隊，統偏師之任者，可比也。苟世無鄧畱、淮陰，亦不當在舞陽蓼費之列。皇祖太宗寧不知其功之可以塑像配食也，但在當時元勳宿將比肩而立，如馮勝、耿炳文等諸臣皆英之儔匹也。是故將祀此而遺彼，則或失之。偏將連茹而彙躋，則或

夫之濫所以竟置而弗取者意或出此也是時武定侯以宿

尚書丁上故

有此陳請

郭勛陳疏以請是固宋吳總所以請其父璘配享之
義崇表先烈子孫同情無足異者惟是事大體重乃
三代以來所傳之典我祖宗所定之制非臣等所
敢輕議恭惟皇上以睿聖神明之資作禮樂神人
之主凡厥祀典釐正必求其精處析各極其當今事
關宗廟伏望皇上畱神省覽考究本末差次輕重
仰揆皇祖太宗之心念國家至公之典特賜聖斷
以息羣疑臣等不勝幸甚

修正三皇祀典以復

祖制議

三皇祀典

臣等稽諸禮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蓋聞上古聖神繼天立極開物成務壽世福民其功尤繫于醫必義觀天文明曆氣神農嘗百草製本神黃帝與岐伯問答而有素問之書醫道蓋助于此矣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說者謂祭以天帝配食以五人帝春以太昊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然此主於五方之位未有醫藥之專祀也至於有元自國都以至

郡縣皆立三皇廟于醫者之學如宣聖釋奠禮太昊伏羲氏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農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軒轅黃帝氏以風后力牧氏之神配及黃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氏載于醫書者從祀兩廡有司歲春秋二季行事而以醫師主之其臣虞集有言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醫之一技而求夫爲醫之道不上達于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至聖之能事是其祭雖專爲醫道而設然徧于郡縣則又不免夫之黷矣肆我成祖御宇諏經稽典正名定祀尤

以醫道關係民生至重，乃卽太醫院立廟，以崇祀三皇。正統間，重加修葺。聖祖神宗先後一揆，咸欲躋斯世斯人于仁壽之域，而永貽燕翼之令圖也。洪惟皇上膺正凝命上法，祖宗謂修合御藥保和，聖體實維茲所。廟制湫隘，則祀典弗稱，欲恢拓而一新之，創矩以盡度，備物以章虔，斯其佑享昭假于三皇在天之靈，而宣滯保和以迓乎萬壽無疆之慶，臣等敢不祇承德美，用樹宏基。臣等切惟廟必有制，祀必合法，不爲畫一之制，則恐襲前時之故轍，而無以

稱觀瞻不正從祀之名則恐失醫聖之心傳而無以
垂法守臣等謹將合行規制恭擬上進伏乞裁定施
行

奏進樂書乞興正樂議

正樂

臣等切惟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後拳拳以復古
樂爲念但時當草創欲爲未就仰惟皇上以羲黃
堯舜之德際重熙累洽之運期值百年聖無述作既
制大禮以定天下之式必作大樂以平天下之情但
樂之道廣大微妙非惟情義難明而其所謂制度者

亦失傳久矣。西漢去聖未遠，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况數千載之後乎。今遼州同知李文察奏進樂書乞興正樂一節，臣等看得其所進樂記補說補註等書，所以明樂聲樂理，樂原亦有前人所未發者。其議于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爲制律候氣之本，其法似爲徑截。昔宋人楊傑能詳深而實不能審音，當時已議之議曰：八音皆不能無失，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宜皆以人聲爲度。且人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爲依永律呂協奏，是爲和聲。此皆

取之虞書者也。李文察所議似與此合。惟我皇上
聖德居位，懋建中和之極，實秉制作之權，則考定元
聲，興復雅樂，今日實惟其時。但考制習文，非朝夕所
能須積之歲月，然後可以成功。所據本官陳奏相應
議處，合無暫以原職留京，與支本俸。太常寺選委典
簿等官，熟知音律三四員，并選能歌樂舞童生百餘
名，開設樂館，聽本官協同肄習，待其稍有次第，每季
終本部委官同該寺堂上官按試。一年之後，本部堂
太常寺典簿協同該寺官按試
上官再行按試。如果聲律諧協，雅俗判殊，及被管飛

灰吹律候氣皆有應驗奏請定議擢用伏乞 聖裁

議處光祿寺廚役

光祿廚役

該戶科給事中楊傑題爲酌時宜明舊法以裨國用
事近聞光祿寺添補廚役一百五十名每名月給米
一石選數旣多謀克必濫城市廝養之徒皆得夤緣
聚食于太倉月將萬計歲計十萬餘矣且見在廚役
四千通融差使亦自有餘乞將新收廚匠差官精選
如果技藝通曉量留應用係廝養無籍盡行革退仍
將月糧分別新舊亦行裁減等因奉 聖旨該衙門

看了來說家照先據光祿寺掌醢署廚役葛昇奏爲
憲缺廚役供應不敷事該寺議稱掌醢一署獨爲偏
累本部議准量添廚役一百餘名于嘉靖十六年九
月初六日題奉 聖旨是今該都給事中楊傑等所
奏在寺廚役見今四千名通融差用亦自有餘若使
選補旣多必致冗濫一節誠節財惜費至意已經就
行該寺查勘應否通融差用去後今據該寺呈據大
官等四署各申先年各署原額廚役共有六千八百
八十四名見今各署當差廚役止有四千九十三名

逃亡事故二千七百九十一名。比之原額之數。損失已及三分。近年以來。添設四郊九廟。并駕詣山陵。比與先年舊制。復有增益。以致事繁。後少。應當不前。若欲四千人通融四署之事。則間有動作。未免顧此失彼。理合備錄呈請議處。施行等因。到部。看得該寺呈稱。大官等四署廚役。共有六千八百八十四名之數。雖係先年舊額。然揆事圖治。要在講求長策。豈容牽泥舊文。當因仍積習之餘。而爲振勵變革之計。此今日之務也。况節年事例以奉。旨在後者爲

准查得嘉靖九年九月間該禮科左給事中田秋等題准光祿寺廚役至不滿四千名者方將在冊餘丁頂補今該寺廚役既有四千九十三名未至不滿四千名之數。明旨具在近歲遵行未聞廢事雖稱添立郊廟比于舊制有增要之舉事動衆各有其時未有重襲併積同日並會者也若使綜核其人夙夜在公宜無不足之理訪得四署官員將各役濫占跟用數多或因而差撥奉承所私繫籍公家服役私室以致往往負累逃匿如此卽使其數愈多愈不足用。

徒費廩粟之繼，祇爲奸利之資，但查掌醢一署缺人，尤甚合無查照原議，候命下之日，本部委官將掌醢署先年報冊餘丁，嚴加揀選，年約二十以上，藝業精良之人，查無違碍，量取七八十名，撥補應役。以後三署不許援例奏添，背違成命如違，聽本部叅送治罪。

公侯伯等爵及應襲子弟送監讀書疏

教世

該兵部咨，該本部題，國子監司業兼司經局較書王同祖奏內開：「一日教世，叟臣請自今公侯伯子弟年

十八以上者該部具名上請送監讀書習禮本監仍
每名選撥友伴監生二名與之講學相資薰陶規勸
每五日一赴監候諸生立班定友伴引至階下恭揖
而退侍立兩傍以觀揖讓周旋之節候堂儀畢赴廂
授書講習其有不率教者憑本監堂上官奏聞區處
三年之後學有成效者本監奏聞該部註記候異時
并使襲封之後一依該監開列敘用則到駐演習不
襲封之後有所委任據以甄別賢否等因奉 聖旨
爲虛文而可收實用矣
該部知道該本部查照節年事例議擬覆題勲臣之
家子孫得以承襲爵祿或遇蒙任使管理軍務責任

匪輕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言立教之不可不早也。况公侯伯子弟出自膏粱。素養富貴。易生驕惰。苟非預養而善教之。欲望其能不變于習而成其德也難矣。我國家慎重典禮。凡將官子弟年幼者送監讀書。見諸洪武五年。成化弘治年間。節經舉行。

皇上嘉靖元等年。又因該部建白。申明前例。題請凡公侯伯等爵。無分已襲未襲。已任未任。年三十以下。十四以上。通行查出。開送本部。轉送國子監。行祭酒司業。將大學語孟諸書。相兼點授。令其在家講讀。仍

每十日赴管觀操等因。嘉靖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題奏。聖旨：已經通行去後。今本官奏要疏名上請。送監備諸勸典。無非修明禮教至意。相應議處。合候命下將見在公侯伯等爵。及應襲子弟。年十四以上三十以下未任者。通行查出備具年甲籍貫。徑自開送禮部。類具姓名上請。分送兩京國子監。照依嘉靖八年題准教法。分撥習禮肄業等因。題奉。聖旨：咨部送司。隨准後軍都督府手本。開送襄城伯李應臣等前來。案呈到部。理合疏名上請。伏候命下本部將

各爵具劄送國子監肄業行令本監堂上官查照嘉靖八年題准事例教習務俾學有成效庶文武無濟他日可脩干城之用而不墜其先世閭閻之風矣

議處甘肅夷貢

甘肅夷貢

該兵部咨該巡撫甘肅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載題稱甘肅地方北控達虜西備回夷內撫屬番南隣羌谷治皆衛所而無郡縣政多邊計而匪他謀臣居邊十有一年夷虜情狀邊計得失目擊耳聞茲謹據愚慮條爲一十二事伏望 勅下該部計議施行

題奉 聖旨、內開立成法以驗西夷、重譯使以待西夷二事、咨送到部、臣等謹開立前件議擬上請、一

立成法以驗西夷、照得西域入貢、原無定例、先年止

據哈密忠順王、差人伴送、近年忠順王已無、先次西

夷入貢、天方天方等國多希罕號至數十人世俗將開國撒馬兒罕額卽能名號之外、番文開

部已譯之詳矣

稱某地面某王某速壇番本百餘、其稱號不係我

朝封爵、無憑稽查、歷考書史、并詢問夷使、西域地方

自嘉峪關到沙州七百餘里、沙州到哈密七百餘里、

俱係先年屬番住牧、今已無人、哈密到土魯番一千

餘里自土魯番到又力失六七百里卽漢之鹽澤皆
土魯番種類迤西大則撒馬兒罕天方國魯迷亦郎
小則黑婁怯迷阿卽民沙密把黑旦等處卽漢之車
師康居大宛之屬隨代易名者皆繇土魯番之地始
可達于中國今其人至雖云各國名色緣各夷面貌
語言相類眞偽難辨節年差人止到土魯番夷西諸
國皆未曾到西域動靜虛實皆不能眞知先年雖有
忠順王掌金印主各夷貢事恐亦未能如東南諸夷
入貢有符驗者可憑信也乞 敕該部計議應否照

依東南日本等國、東北朶顏建州等衛、或給葭號紙、或定立限期、或譯審酋長體例、使臣名數、及該部原有先年西夷定例事宜、備查議擬、題奉欽依、永爲成式、竊邊官有所憑稽、夷使免于欺詐、前件臣等議得、西域諸夷種類不一、如哈烈哈三哈撒兒沙的蠻等四十國、經哈密而來、或三年五年許貢一次、其餘如土魯番天方國撒馬兒罕皆朝貢不常載之會典可稽也、永樂四年止封哈密會長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後襲封、錫以金印、使掌西夷貢事、今忠順王

已無而諸夷之入貢號爲王者不一。大抵皆其私稱不係我朝封爵。且如嘉靖十二年土魯番稱王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者二十七人。撒馬兒罕稱王者五十三人。又額卽叱哈辛原非入貢番夷亦差來使臣五十八名。蓋西域賈胡素號貪利。窺知回賜國王儀物繁縟。遂詭立名色。要求齎予。此其奸謀。章章明甚。及今不爲限制。則將來入貢必復倍于前日。且濫殊稱私竊名器。且以府庫有限之財。填谿壑無窮之欲。恐非所以存紀綱而節財用也。所據都御史趙

再奏。要給幾號紙。定立限期。譯審酋長體例。使臣名數。及查本部先年原有西夷定立事宜。題奉欽依。永爲定式。不爲無見。但臣等查得東南日本等國。皆世有爵土。國有專王。所以先年給發號紙。置立底簿。差官齎散各該地方。遇各夷來貢。令其填寫收執。比號相同。方許來京。柔顏建州等衛。則一年一至。歲貢之期。既不踰越。來貢之人。亦有定名。而西方諸夷。素非附屬。貢獻不常。並無給發號紙之例。定立限期。則三年五年。載在舊典。俱難別議。至于譯審酋長體例。使

臣名數及查西夷一切事宜則正爲之限制之意本部查有節年題准事例相應再行申明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鎮巡等官今後如遇各夷入貢一一查照事例處分中間若有名種殊常番文繁疊務須詳加譯審研究來歷如係各國部落冒濫稱王則當發其奸謀責以大義今改正使臣名色如其仍前驕肆怙終不悛卽當以禮阻回不容通貢每國俱分爲等第照例每十人准起送二人來京其餘存留在邊聽候給賞通行造冊馬上差人先齎送部收貯仍另

出半印花糊勘合給使臣親執來京以憑比對定擬給賞到京之日本部仍行該管衙門不許私相往來通事人員敢有透漏事情教誘爲非者事務從重叅究治罪如此庶體統正而法罔明裔夷服而中國尊矣

重譯使以待西夷切見譯審外夷通事序班

俱係外夷色目人爲之緣漢回在中國甚多士農工

商通與漢人相同宜乎用夏變夷然竟以彼教爲是

喪用夷禮不食豬禽有特立欲變者則羣聚而非之

雖妻子亦輒離悖同類則相遇親厚視若至親今通

事序班人等俱係色目人往往視彼爲親視我爲疎
甚至多方教唆在京師則教其分外求討伴回則教
其販賣茶斤違禁貨物肆無忌憚且使外夷輕中國
無人非其同類不能譯其語也合無于四夷館內選
令漢人習學番語前項序班俱以漢人充之不惟不
肯漏洩中國事機亦示彼夷謂中國之人無所不能
是亦防儼外夷之一端也前件臣等議得通事之
設所以通夷使之言引領朝議譯審真僞因以宣示
國家恩信而懾服夷心誠不可缺焉者也今各國通

事皆有定員。外夷色目人在中國亦得爲通事者。蓋訪保考選之時。大抵取精通夷語者爲之。初未問其族類也。但諸夷之中。惟回夷極爲桀黠。在外則侵擾邊疆。入貢則要求齎賞需索無厭。則驛遞苦于供億。私買違禁貨物。則官司被其欺瞞。反覆靡常。奸僞百出。誠爲可惡。然彼夷自萬里而來。豈能盡知中國之事。良由我中國有等細人。開端倡始。崇惡長奸。巧設邪謀。陰爲主使。以致回夷輕視中國。輒敢挾制邊臣。污讒朝士。投進之詞。無慮百十。甚或泄漏事機。勾啓

戎心似茲所爲不可枚舉。緣漢回通事實本非我族類。同惡相濟。同類相親。固理之必有。雖其中賢否不齊。難以一槩指論。而謹嚴于先事。防杜其將來。亦不可不重爲之慮也。所據都御史趙載條陳重譯使一節。相應依擬。仍行鎮巡等官。今後如遇回夷入貢。伴送通事亦用中國精通回語之人。不得差委漢回致生奸弊。臣等再照各國序班通事以上人員。雖在鴻臚寺帶銜。而職專朝貢實隸本部。掌行切緣各官。止是考滿經由本部。况考語亦憑該寺開送。中間賢否

慢無可稽。是以此輩敢于爲非。無所顧忌。合無行令該司及提督主事時加考較。但有職業墮廢及交通夷人受賄作弊者。呈堂叅究施行。庶職守相維。法度嚴飭。而人不敢犯矣。

會議日本朝貢事宜疏

日本朝貢

該禮科都給事中丁湛等題稱。該禮部題爲進貢事。奉 聖旨。這夷情譎詐。先年勘合未經進繳。應否置立再給。還備查舊例詳議來說。臣等切惟日本日近年宗設之亂。致擾一方。已奉 欽依。不許通貢矣。今

次復遣使臣，卑詞效順。皇上天度恢宏，不咎既往，特賜來廷。至其所請數事，率非可從。勘合一事，必繳舊給新，交相受授。庶幾有所憑執，而不至爲僞托者之所罔。今乃先年勘合，未經進繳，而遽欲重復頒給，萬一爲其所罔，則將何以處之。臣等又聞之倭夷自漢魏以來，始通中國。至勝國時，許其互市，少有不愜，輒殺掠燒劫，以去。始爲瀕海郡縣之害。我聖祖以神武定天下，四夷咸賓。雖西北勁虜，亦皆款塞。惟是倭夷時或犯我海道，又暗通奸臣，謀爲不軌，以故絕

之明載 祖訓昭示久永臣等竊謂自後倭夷再來
修真仰承 祖訓却而不受以示天朝不通無禮義
之國等因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禮部便會議來說
臣等會議得春秋之法夷狄叛則懲其不悛而威之
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傳曰見聖人之
心與天地相似矣謹按 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
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于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
貢暗通姦臣謀爲不軌故絕之蓋此國居海島之中
往往出沒爲海邊州郡害其後山東淮浙閩廣沿海

去處設有備倭衙門各設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
撥官軍操習戰船以爲防禦。彼知吾有備不敢犯邊。
時或數年一來朝貢。朝廷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
之。故自成祖文皇帝元年已容其入貢。二年始賜
國王誥命金印。永樂大統曆及文綺古器書籍等項。
恩賚甚厚。自是歷累朝。列聖皆容其入貢。我皇
上嘉靖二年因使臣宋素卿等逞兇構亂。干犯天紀。
奉有明旨。不許通貢者。一十七年此我皇。上絕之。
之心卽太祖之心也。春秋懲其不恪之義也。昨歲

倭如心爲中。詞。惠。作。累。年。○。故。正。絕。不。正。道。誠。在。事。○。之。要。

口。是。以。一。後。

皇明經世編

嚴嵩商宮奏議
卷之一

日本朝

三十一

平露堂

三、六

據浙江鎮巡等官監察御史傅鳳翔等合詞奏稱該

國遣使臣碩鼎等航海遠來，卑詞納款，別無他故，乞
照例起送，以通外夷納款之情，亦免邊海軍民警擾
之患。該禮部議擬，合無行令浙江各該衙門，再加譯
審，果無別故，方許起送。惟復遵照前旨阻回等因，具
題節奉欽依，准照例進貢。此我皇上容之之心。卽
成祖列聖之心也。春秋嘉其自通之義也。但夷性
譎詐不常，旣稱納款，却又欲發還留在貨物及罪犯
宋素卿等，妄意乞求，罔知國法。已經禮部題覆宋素

卿等奉有 明旨監候處決、貨物係沒官之物、俱難再議、率未准從矣、而該科復論奏前因無非欲修明法制、以折其將來求請之意、至于請給勘合一節、亦經禮部題奉欽依、准令下次該貢之年、將弘治正德勘合進繳、方與改給嘉靖勘合、所以防其偽罔似、難再議外、爲照禮部主客一司、專職四夷進貢、但係

祖宗以來例、該入貢之國、赴京有常期、夷使有常數、進獻有常物、宴賞有常格、一應事宜俱照常題請舉行、茲者日本之夷、仰遵 明旨、旣已容其入貢、雖其

所請三事委涉非分已經禮部面詰其使以義裁之彼帖然而畏服矣茲復議絕之似出無名且王者之馭四夷有不庭也則征之今來貢也絕之恐無以感興四夷嚮服之情所據外夷進貢關係甚大應否禁絕臣等擅難輕議但往後入貢事宜要當預爲之處合無禮部查照大明會典及嘉靖六年題准事例移咨該國務要遵制十年一貢夷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隻勿得指貢多帶兵器別起事端如貢不及期人船過額及文移詞語不順使臣不恭求討非禮等

項聽浙江巡按御史徑自奏請阻回不許起送則法制允釐恩威並著既不拒其來王之誠而亦遏其非禮之望矣

議量加朶顏三衛夷人賞賚疏

三衛賞賚

該整飭薊州邊備都御史徐嵩題稱准兵部咨爲夷人乞要增添進貢事臣等以朝廷恩威曉諭責其妄求添貢及遲慢之罪革蘭台等叩首悔謝隨于本日將進貢人馬公同照常驗放三百名數畢次日將預備益米段疋酒肉逐一犒賞示以皇上賜賚厚

恩及照革蘭台告稱官職要略比常加大及收捕做賊達于無喫無字要爲奏處一節臣等切惟自去年冬至今地方晏然比之往年搶掠人畜殺傷官軍慘毒不可勝言者其功亦可嘉尚誠能卽今因其願報效之時或量加陞賞仍令其愈加用心管束收捕若有侵犯大則拒絕剿滅次則革去職賞則彼貪我之利而益有感恩圖報之心畏我之威而不敢肆其犬羊貪噬之性地方亦可望于無事矣奉 旨該部來說看得柔顏等三衛夷人進貢先該本部具題奉有

明旨着撫按總兵等官再行省諭責以大義姑容補
貢已經行令各官遵行去後今該都御史徐嵩具奏
前來開稱巡關御史翁五倫責令通事人等授以曉
諭宣示國威遂致各夷感激大恩叩首悔過照常乞
貢已于本月初一日各夷俱已到館此實繇我皇

上神謨英斷威震遠夷不煩天討而醜類自爾輸誠

入貢愆期何足爲言制夷要策不在此

懾服不敢復有增貢之請惟是該夷入貢往往愆期

也葉文忠與徐總制一書論之詳矣

據法應該究治但都督革蘭台執稱爲天雨所阻又
被黃毛達子來搶所以來遲察其情詞似亦有因伏

望 皇上特垂優恤，俯賜寬宥。本部仍行令提督主事、督同通事人等，嚴加省諭。今後務要依期進貢，不許遲慢，以自取罪戮。再照都御史徐嵩奏稱：自去年冬至今，沿邊未有夷賊侵犯。地方晏然，異于往昔。未必非本夷收捕之功。今因其報効之時，或量加陞賞，令其愈加用心管束收捕，則彼益有感恩圖報之心。臣等看得徐嵩所奏，蓋亦懷遠人以安地方至計。既該邊臣所請，且本夷節次告稱窮乏乞哀之情，合無于今次常貢正貢之外，將都督革蘭台量給賞賚，以

示國家酬獎之典，不爲常例，其所稱加大職事銜束
部落一節，事隸兵部掌行，應否加賜，該部徑自查議
題覆施行。

琉球國解送道番人犯疏

琉球通番

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徐宗魯題稱，犯人陳貴等節
年私駕大船下海通番，夷人蔡廷美等招引入港，曾
與貿易，今因爭利彼此互相殺傷，該國中山王將陳
貴等咨稱爲賊，遣差蔡廷美解報資本，稱要起送赴
京奏聞，及稱乞勅責中山王尚清禁緝夷衆，毋得輕

與中國交通貿易，以絕弊端各一節，臣等看得奏內陳貴等七名，節年故違明禁，下海通番，貨賣得利，今次適遇潮陽海船二十一隻，稍水一千三百名，彼此爭利，互相殺傷，蓋禍患所繇，起自陳貴，厥罪實深重矣。但該國既知陳貴等違法，私駕大貨船到國，只合連人送回。天朝自有昭然憲典，却乃縱令齎執牌面，招引入港，接賣貨物，據陳貴等所供二十六船貨物，俱被彼國盤起，顯是該國利其所有，因議價不同，彼此互相攻殺，遂從而誣之爲賊。夫航海萬里，深入

島夷衆寡之勢自不相敵而曰爲賊此事理之所必無者也據陳貴等執稱攬載各主貨物俱有各籍姓名通商來歷原非作賊人犯况國王谷內亦云連年入境貿易與陳貴等供招相同今既經巡按御史徐宗魯委官會議重復駁問明白除陳貴等違法通番查照律例處治外所據該國巧捏虛詞冒瀆天聽事屬不恭情甚可惡參照琉球國中王尚濤世荷聖朝素霑皇化恩賚特厚禮遇攸隆自合格遵典制永效恭慎却乃縱容夷人屢次交易不行禁緝又

復奪取貨物、羈留人衆、不行究治、及至各犯亡命四出、方纔思其歸愬。朝廷徐議遣使、稱奉指以解賊爲名、既貪貨悖之入已、又捏虛詞以誣人、伏望皇上天語切責、以戒欺慢、候命下本部備行福建布政司、移咨戒諭、着令中山王尚清、自反已過、嚴緝夷衆、以後不得輕與中國商民交通貿易、致生亂釁、其夷使蔡廷美等、原係招引通商人犯、本當收留監禁、以候處分、但念彼國王遣差、及猶執詞互異、姑從寬宥、所奏夷本、不必更令贖進、其兼搭番貨、于例有違、亦

合着令帶回及查去歲該國進貢使臣啟達魯等回
還計抵柔遠驛卽將所移咨文付彼齎達彼國并蔡
廷美等責付率領同回再照近來沿海巡視守備等
衙門防禁太疎以致奸商肆意由沒海島交通番夷
其弊固非一日若不重加禁治將來損威起釁又不
特如陳貴等而已所據各該守巡備禦等官通合有
罪除巡按御史徐宗魯題稱查明徑自叅究外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兵部轉行各該巡海衙門務要嚴飭
武備不時哨探以防後患庶法令修明而邊釁可息

皇明祿世綿

國

卷之一

皇明祿世綿

三

矣